

的飲食。也能精美不少。便是你的妻子。用錢能個稱心。和你的愛情。包管能分外濃厚。還有你的子女。天天能向你討錢買糖果吃。晚飯之聲。也必加多親熱。你既是聰明人。料想定能揣測到這層。何必率領那班蠢牛鈍馬。向人尋事。結果反害了自身呢。吳阿福聽了這番話。一顆心不由得搖動起來。呆着面孔。揣想那些工頭平日的威武和闊綽。資本家見他這樣。知道話已入彀。接着又拿一掃鈔票。向他舉起道。你看這東西顏色何等美麗。勢力何等偉大。你若仍做一工人。我便承認你們的要求。增加工資。試問你除去一家的用項。能個積聚下這件東西麼。但你若做了工頭。就很容易積下了。你愛這件東西麼。你就服從我的話罷。這時吳阿福雖站在當地。但心中來去的思潮。正有如一個旋轉不已的大輪軸。這輪軸有兩個窠臼。一個是金錢。一個却是良心。不知停落在那個當呢。不多一會。這輪軸停止了。不幸正停落在金錢的窠臼裏。於是那個表示允許的「是」字。就從他的牙縫中迸出。經過兩片嘴唇。直送到資本家的耳裏。資本家當即哈哈大笑起來。

(三)
與其說吳阿福屈服在資本家之前。不如說金錢的勢力。戰勝了吳阿福的良心。他既和資本家妥協妥當。便又造出一番虛偽的話來。緩和衆工人的激昂的心理。他們腦中的黑幕。剛正被他掀起。這時他仍舊替他們遮上了。他從此以後。清白的腦筋。大大的變動。覺得衆工人實是天生成的牛馬。供給資本家驅使的。有甚麼不平。有甚麼可憐。從前那一番的默想。他再也不會觸動了。唉。

選舉毒
(三)
亮。
尙且視如敝屣。何況一個小規模團體中的首領。我是決不希望。桑心病趕忙道。那個自然。我也早已說過。並且社員個個都是斯文中人。兄弟更肯擔保。決沒有一個而如先生所料。

此後先生便不時在古風社中走動。但是社中諸人。平時既極少學術上的討論。先生大駕光臨時。尤其是鴉鵲無聲。先生偶有發言。大家祇是唯唯。有時或不約而同的加上幾個陳腐不堪的讚美名詞。這種十二分忌恭的態度。却反引起先生單調的意味。所以僅僅熱鬧了一個多月。此後古風社中。便不常見有先生的蹤跡。轉瞬間却又將到省會改選之期。運動初選的人。咸羣而起。所以本地幾家大茶館。也頓然利市三倍。先生聽了。連連嘆息。誰知到了開票的前一日。那份無賴的良心報。却又有一段短評。題目「再告獨孤先生」。大概是說古風社籠絡先生惟一目的。就是要使先生在省會佔一席地。然後他們可以仗勢橫行。肆無忌憚。蓋彼中既乏人才。又少勢力。所以不得不借重先生。以資號召。近聞彼中人藉先生名義運動初選已經千妥萬貼。專等明天開票。就了結第一步手續。至第二步手續。亦已在進行中矣。末後則謂先生既一誤於前。尙望慎之於今。畢生名譽。視此關頭云。先生看了這篇文字。頗爲感動。立刻去訪桑心病。雖知桑心病早明來意。不待先生開口。就裝着一副莊肅的態度。對着先生嘆息道。省會改選。轉瞬即屆。一般人不惜物議。竟有以金錢酒肉相號召。而思攫得初選地位。爲俾利之資者。吾邑如此。別處諒亦相同。先生試思。下屆省會中。衰衰諸公。能望其爲小民作嘆否麼。說到此處。竟掩面大哭起來。先生也深爲動容。

桑心病像一親先生的神情。知道上着這道兒。於是接着說道。我社同人。目擊心傷。故於數日前分頭往各處演說。稱述先生文章道德。誓必使先生在省會中有一席之地。蓋先生正聲久播。而在我省尤爲前輩。宵小雖奸。惟見先生尙知畏懼。將來省會中苟有先生侃侃正義。病民之策。或可少見。我省議會前途一線之光明。蓋惟先生是賴。而弟等區區苦衷。或當能爲先生諒乎。先生果然好好。聽了桑心病一番漫天謊語。竟會把來意一筆勾消。慨然道。前在參議院。鑒於選舉議長的醜態百出。(未完)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六日 壬戌年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六

小說日報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廣告主任 嚴美孫

本報今日附出消寒旬刊第一期除定閱各戶一律奉送外另售附收大洋二分

小說消寒俱樂部特別啓事

本俱樂部第一期旬刊今日出版選取各卷下期披露名次即將贈品寄奉以後本部徵文所用印花稅旬刊之末不在本報範圍之內請諸君注意再第二期題爲「讀書樂」尙少佳卷請海內同文從速賜教是幸 本俱樂部啓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七折(惟本報大書券有限制此券無限制持券購書照行批發以六折收價)此項七折券定於明年一月起開始發給是幸外埠定閱者不在此限之處得以郵票代價實惠通寄費並不另加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缺不全此係郵局遺失實非本社漏寄此後倘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號數本社倘有存報當即補寄一份俾成完璧特此通告即希公鑒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第三十四號

今日張三售大洋三分

本社設立上海交通路一三一號華局內書清十百中

電話中央六五七九號

印刷者明刷所上海派路八九十號

徐枕亞啓事

鄙人前因要事匆匆離滬各事均由許嚴二君代達茲鄙人事畢返滬所有擔任發行編輯事務即日仍行自理特此啓事



小說話

譯書難

愈天憤

君磐譯也譯的很快。寫也寫的很快。他還說。你們做小說的。總說沒有資料。難於着筆。像我這般。費不了三十分鐘。就成這麼一大篇。我看是很容易的。我說。你會的是英文。你能把英文譯的這麼快麼。君磐也忍不住笑了。後來我去交給那一位報館記者。教他譯一篇文言。他皺着眉頭。一百個不高興。禁不住我再三再四的央求。他纔應允。足足守了他一個月。催過他五六次。才算交卷。他的妙文。寫在後面。

「我心常記在深秋。往南京遊。僅見枯柳弄風。悲苦已極。後達水西門。有一老婦。置一貨攤。白日無交易。腹內餓甚。攤中之物。鏽鐵壞銅。碎杯斷瓶。尤有甚者。乞兒之所不欲之帽靴。亦陳列之。老婦面現可憐之狀。一寸許。冬至尙穿單衫。可憾夏日未嘗見。冬日必遇之冷氣。從城口如排陣而來。催逼老婦。其力尤大。衣破即開。風亦有心於老婦。故得此苦也。我立六小時。本非欲購物。因其可憐。遂想造化弄人。作如是觀。彼見我呆立六小時。以我欲購物。彼云。何物耶。又見我非料料武夫。遂云。名人畫扇。嘉定竹刻筆筒。來此價必減半。我視扇殊劣。筆筒自首至足。均分開。遂不願閉目購東購西。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代派章程

本報乘時崛起爲出版界放一異彩材料豐富趣味濃厚與他種日報性質完全不同出版以後風行可卜各埠派報社及諸同志如欲代爲推銷介紹極任歡迎

(一)承銷辦法本報每日出三張定價大洋三分內報增刊隨報附贈零售每份加收郵費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

(二)介紹辦法此項辦法專爲各埠同志愛閱本報者而設凡介紹親友訂閱本報至十份以上送報一份二十份以上者送報二份餘類推贈送期限以定報日期爲準

來既熟按每屆陽曆月終結算不得拖欠如屬地處安實商家担保則第一月本報須先惠報報費

無折扣承銷十份以上六折五十份以上五折一百份以上四折概以大洋計算各項費在內報費先惠

小說日報社發行部啓

金錢與良心

張碧梧

吳阿福在這次醞釀而未實現的大罷工以前。本也是個普通的工人。他做工的手術和經驗。正和其餘的工人們一般無二。不過他在幼時。曾讀過幾年書。現在能讀些書報。所以他的腦筋。比較的清醒些。思想也比較的複雜些。這是他超過其餘工人們的優勝之點。他時常獨自默想道：資本家仗着金錢的勢力。驅使工人。工人靠着血汗。賺取金錢。這樣相互利用。論理雙方該同立在一根水平線上。並無高低上下的區別。但事實上為何不然呢。資本家看待工人。有如是天生成做他們的奴隸的。儘管逞着一己的意氣。施出那不合理的威權壓服工人。工人們乘着相沿多年的謬誤觀念。却十分服從他們。連那牛馬被打急了偶然的反抗也不敢。這是何等的不平事啊。退一步說。工人們拚着血汗。算是拚着性命。在十小時的工作時間裏。手不住。腳不停。往來不敢作那生理上必需的休息。好容易工作時間滿了。已忙得手腳酸痛。頭昏眼花。貼體的衫褲。也已被汗浸濕。這纔深深的吐出了一口氣。向那態度森嚴威厲的帳房領到這一天的工資。拿回家去。他僅僅維持了一家的生活。到也罷了。無如現在的生活程度。簡直有如是春夏間的寒暑表。玻璃管中的水銀。祇會一天升高似一天。再有不曾低落的。這些微的工資。萬萬不敷支出。照這樣長久下去。資本家是人人囊滿囊盈。工人們却要餓成乾臘了。這不但不是平的事。並且是很可慘的事啊。祇是這班工人們。太缺乏人生的智識。將自身的精神和體質。任資本家剝削宰割。一些無有覺悟。說來委實可憐。我幸而有這一點聰明。並已覺察到這一層。爲着自救並救現今和將來的無數工人起見。應該大聲疾呼。喚醒他們。纔是呀。於是他就揀着一個機會。將這番意思。向衆工人說明。他們腦中本有如遮着一重黑幕。這時方纔掀起。覺得他所說的

。老婦似識我意。而勃然。淚如雨。又云。先生。苟能費君幾百文。購我物。我即不餓數日。速助我。」

哈哈。我讀了這篇妙文後。再也不敢教人去重譯了。當下約了幾個同志。開個言文研究會。說明原文。是包天笑的。他原名是「稽圖形之小影。」登在中華小說界裏頭。如今經了四次重譯。竟把天笑一篇很精緻的文字。糟塌壞了。別的不講。單說「蕭條門巷。衰柳依然。而人煙寂寥。不堪回首。」譯到第四次。變成「僅見枯柳弄風。悲苦已極。」這還成個句子麼。還有「老婦瑟縮可憐。」一句。第一次。譯做「露出一種瑟縮縮縮的樣兒。很是可憐。」第二次。譯做「瑟縮可憐。」第三次。譯做「形狀十分可憐。」都還不相上下。末一次。把十分當做一寸。那便譯成「面現可憐之狀一寸許。」在譯的人。自然覺得奇妙。那裏知道全文實在不稱呢。還有一句。「余佇立其冷攤前。」第一次。譯做「我站在他那個攤子的旁邊。」這時旁邊和前字。已經差遠了。第二次。譯做「余時久立攤旁。」那旁字已確定了。第三次。譯做「我站在那兒好半天。」也差不多。原文佇立和久立。意思還近。這好半天也是描模文字。不料第四次。認這半天兩字。當做實有的。便譯成「我立六小時。」這句話。倘使真有其事。那真成個呆子了。那時大家宜讀了一番。也說不出什麼。不過大家從此知道譯書。是不易容的事。不要說中國人譯外國文。不容易。便這中國人譯中國文言。倘且有這種笑話呢。所以我說。不深通中國文的。不要去譯外國文。不深通中國文的。更不可強譯中國文的白話。這是最緊要的金科玉律哇。

(元)

小說



話句句中聽。和本身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但應該怎樣補救呢？他就又擬下幾個條件。預備用公共的名義。向資本家去要求。他若答應就罷。否則全體罷工。罷工之後。雖不免受着些損失。但是暫時的。有限的。將來永遠的幸福。却接着就發現了。衆工人極贊成。並公推他做代表。向資本家去接洽。他到了這時。却生出一種顧慮。深怕出面之後。遭了資本家的嫉妬。竟受他的陷害。因又向衆工人說明這話。叫他們始終做自己的後盾。衆工人自是同聲答應。並說道。你既是爲着我們的幸福前去。我們自當擁護着你呀。又道。幸虧我們當中。有這麼一個傑出的人才。將我們喚醒。並替我們去開闢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若是不然。我們祇好終身伏在那黑暗的牢獄裏。怎能知道牢獄外面有這光天化日呢。

(11)

資本家挾着金錢的無上威權。橫行於世。自信終有一日。事事物。都一齊降伏在他的面前。對於這班工人們。更以爲是握在掌心以內。可以隨意玩弄的了。萬不料吳阿福竟然代表全體工人。提出幾條嚴重的要求。不由得也發了一會楞。經過幾次的考慮。既不用武力壓制。免得激成罷工。受金錢上的損失。也不承認條件。留下資本家屈服的大恥。却用一種釜底抽薪的妙法。停止這鼓吹的原動力。原來已經查出這回事。是由吳阿福鼓動起來的。就將吳阿福喚到一間密室裏。和他秘密商量。叫他莫再爲衆工人籌劃一切。並設法撲滅他們這一線剛啓的光明。便將他升做工頭。又說道。工頭所處的地位。可以直接資本家。你的地位和人格。便增高了不少。而且工頭的權力。能個管理工人。他們對你。就得表示高上的敬意。那更是十分榮幸的事了。這話雖說得委婉動聽。但他以爲這祇是虛榮。毫不介意。資本家又進一步的勸誘道。你既升做工頭。每月的工資。大約可加上十倍。不像現在辛苦一天。祇拿到幾角錢了。那時你穿的衣服。可以光采許多。吃

十二號

先生最新作品四種小說出版廣告

文藝鉅子	小說大家	越許廬父
奇情	鵲淚驚聲譜	洋裝一巨冊
懺情	一個會變化的女郎	洋裝一冊
社會小說	師生治游笑史	洋裝一巨冊
節義	連心畫淡錄	洋裝一巨冊
小說	以上四種小說先行露佈	不日出版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中環書局

北京何海嘯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福建鍾
玉良 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蕩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孩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奇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書 雜誌 新婚佳話 三康學社幻術科消息 每冊大
洋一角 總發行所上海克能海路三康學社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一)出版日期 每月一
十日出版月出一册全年
十二册 (二)門售價目
每年定價大洋二角預
定全年二元 (三)預定
贈品 凡預定全年附贈
精巧小錦匣一只以爲書
書之用每匣內并附瘦鶴
小影親筆簽字精留紀念

上海大東書局

此書中有
君在內
君不可不一讀
因此書凡二十年內人物之言行無不包舉也

新語林

本報稿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卷見賜竭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雜欄每則最長不得過三百字(二)願報連式者雖有佳稿亦從刪(四)來稿願受酬者須開明住址姓名蓋章如值簽名而不蓋章即作不受酬(五)來稿概不發還其附有郵票及裝訂成帙者不在此例(六)酬金每屆陽曆月終向本社會計處領取簽名蓋章須與寄稿時相符(七)如有抄襲之稿為人告發酬金即轉贈告發之人(八)來函關於稿件者書面請寫明小說日報編輯部收以免與他種函件相混

枕亞新編

天嘯先生文字新介弟淵潤作金石
聲其書來其字舊得枕潤之所編
集十餘萬言求精新舊一厚意冊之
將本藝書要目列精古下文卷茲
●苑書要目今月文精古文一卷集
乘印粵西遊記筆記古文三篇
人百話西遊記筆記古文三篇
湖蘭恨日遊記筆記古文三篇
著蘭恨日遊記筆記古文三篇
譚聯語簡錄一詞鴛鴦夢說落餘

殘天嘯墨

八角定價

本書宗旨排斥金錢勢力發揚獨立精神言情已造高峯警世尤稱良鐸得此一編玉梨魂且瞠乎在後遑論其他全書十餘萬言▲洋裝一冊▲定價六角發行所青華書局

余識海虞後子天嘯枕亞昆仲於海上五載於茲矣天嘯擅鐵筆所
刊金石諸章上規秦漢枕亞則以小說鳴於時每出編選風行願
過人皆恂恂儒雅與人言納若不出諸口世以方陳氏二難良非
過譽者述餘暇尤喜臨池所書法亦不相伯仲蓋能筆老漢晉諸賢之
長而參以己意者過庭所謂愁心垂露之異奔雷聲度之奇鴻飛獸
足定凋例如左

丈二尺六圓	八尺四圓	六尺三圓	五尺二圓	四尺一圓
橫幅	整幅	半幅	同屏幅	冊頁
已未立春日	天台山	鹿訂	鑲加倍劣紙	不書磨墨一成

天嘯金

零壞之判因亟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然皆割絕文義不堪周目識者恨之今本局竟得此書最上花譜點史等名稱者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訂東越許廬父先生序中稱謂不讓紅樓夢儒林外史又以趙松焚書擬譜秦皇焚經其推崇此書可謂至矣而此書價值亦概可想見也茲已印竣洋裝訂東越許廬父先生序中稱謂不讓紅樓夢儒林外史又以趙松焚書擬譜秦皇焚經其

▲全書六冊 定價兩元

▲特價六折 一月為限

▲外埠加郵費一角七分

發行所清華書局

青年小說作者張含我先生所撰小說思想新穎着筆不落恒蹊且一篇有一篇之立意用誠懇刻實的文字描寫現代社會之種種現象與缺點而陳述其自己之批評或主張一般文學界咸許爲確有見地故讀先生之小說者莫不有深刻之感想而歎其意味之永雋也本社茲特商請先生自選其得意之作十五萬言彙爲專集以饗讀者一俟編輯告竣即行付梓明年大約三月間可以出版特此預告又讀者諸君如對於先生之創作有科學的分析的批評（須逐篇說不宜混談）至爲歡迎當擇其言之公正而的當者附刊於說集之後以供參考出版後當以說集爲酬

雙雲記

(三十一)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或疑其矯情于春。其實不然。猿鶴之性。習於舒散。被繫樊籠。雖備養殊。而飲啄反不甘也。金夫人及其公子。平日與李氏不通一書。固其志節。然亦習於清貧。不以為苦。反以為適。乞憐之念。自無從發生矣。汪侍郎與陳夫人亦偶談金公子。謂前曾在金健若侍御寓見過。溫文爾雅。眉目清秀。金公為人如此。其後必昌。與情雲相配。可為嘉耦矣。自視子長出都九閱月。汪公巡撫山西之命始下。公前曾為山西學政三年。多士咸頌。今者開府舊地。膺寄封疆。晉人聞之。非常歡欣。故撫調任粵東。已離晉一年。撫署為藩司護理。故命下之日。催促即日啓行。此雖朝廷常例。而亦有特別者。以急須接任也。然料理出京。至速亦須半月。汪公親至李藩門辭行。並謂須帶寄女情雲一同至晉。將實行前託祝庶常(子長欽點庶常)故以庶常稱之。所言之意。謂十分感激。謂諸事皆賴鴻慈。當銘五內。不忘盛德也。明日壽門至汪第。以銀二百兩託汪公。屆時代辦薄產也。錢席紛紛。自不必說。情雲辭別父後母。不免各灑臨歧之淚。陳夫人則笑語汪公曰。情雲前日自到我家。只算暫去其繫縛。今則居然振翼飛出樊籠矣。汪公笑曰。佳境漸入。不獨脫離繫縛。飛出樊籠也。側見雙翠鳥。巢在三株樹。可為之詠矣。陳夫人曰。合昏尚知時。驚鴻不獨宿。此舉頗快人意。我等亦可算做得一件好事也。出京之日。車如流水馬如龍。送者遮道。侍郎開府晉中。與前番簡放學政出都時。更自不同。而情雲回想前番隨父南下。冷冷清清止金氏一家送別者。大有天淵之隔。因念無怪世人貪做官。既入仕途。又復貪做大官也。然而由我觀之。不過一時之虛榮耳。汪公既抵任。自有一番忙碌。半月之後。稍事清簡。乃修書一封。差一旗牌。送至金公子府上。金公原籍。本上黨長治縣。其後金夫人與公子扶金公歸葬畢。遷居至沁洲之沁源縣。在上黨西北。而省會之南。為金夫人母家故里。初居長治縣一年。後因族中爭產糾葛。幾涉訟。金夫人主張將舊宅割讓于族人。略收得價銀百餘兩。又以族中多不務正業者。遂遷沁源。金夫人蓋依其弟以居。既而即以此銀百餘兩買屋一所。即今所居面溪背山者是也。汪公差人至沁源。金夫人及公子拆書視之。知巡撫汪公係金公故友。略贈銀幣。為問慰。并邀公子即日與旗牌到省一次。並未說穿帶得情雲來晉等事也。公子與母商之。母謂禮無不答。汪公厚誼殷懃。爾自當進省一拜。於是與旗牌一同啓行。

評

雙熱曰。人心最無恒軌者也。壽門之於金氏。前因香無音書而憤怪之。今因香無音書而轉器重之。此無他。心以為善。則事事可以曲諒。心以為不善。則事事可以吹毛求疵。壽門能覺悟。能轉變。畢竟可見哉。壽門既覺悟矣。轉變矣。重之以祝子長之說法。陳夫人之吹噓。於是壽門之方寸靈臺。大放光明。於是雙雲之婚事前途。漸入佳境。閱者讀至此。也當浮一大白。寫金氏母清貧之狀甚佳。有隱逸風。無寒酸氣。

第二十回 鏡圓

塵父貴文

吾友東越許塵父性奇癖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潛孟莊諸子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滬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為定例如左 壽門長聯二十元 知聯五元 小說文百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壬戌孟冬之月虞山徐枕亞代訂

。又想起他從前的威風勢力。如今死了一個叔子。就連妓女都可以當衆侮辱起來。心中又很覺有點可憐他。便坐在他的身邊。款款的勸說了一回。意思想促他覺悟。靠著祖上的餘蔭。回去故鄉。一口苦飯。是不怕什麼的。勸說多時。只見春帆儘是瞪目搖頭。不則一聲。良久良久。忽然說出一句匪夷所思的話來。道。老五。你看我想了兩種辦法。和你商量商量。一種是武力解決。我就喚起許多無賴。等那賤人出局時候。給他一個眼前虧呢。一種是和平解決。我前次同你在洪四寶家吃酒。是子才的東。那時我聽見四寶家一個做手阿姊老五的。這人的相兒。委實不錯。我看他舉止很活潑的。他又和我講了許多說話。看去倒是一個多情之輩。如今我就去做了這人。也叫那賤人氣上一氣。這兩種辦法。你替我籌畫一下。是那一種好一點兒。我聽了這話。這才知道他呆坐許久。原來儘想的是這些事。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七 東越許塵父著

情。就連我才說的一派良言。一句也沒有聽進耳朵中去。真是好笑又好氣。這想再去勸醒他幾句。却早有天揚欽甫等一班兒。大聲贊成他第一個計策。天揚還說。武力解決究竟不是我我們所做的事情。況且你心中既有老五這人。就不為跳槽。將來仍是要做的那時候。舊的既丟不下。新的又拆不開。豈不是累你格外為難了麼。如今天賜其便。幸而寶實和你決裂。你正該趁此機會。丟過一邊。再做一邊。一則算是跳槽政策。寶實雖說不稀罕你。究竟一個門口兒裏。像你這等好戶頭。也還不易多得。況且自己的老客人。給人家搶去。面子也說不過去。有此一舉。至少也要令他氣個三日三夜。你的一口惡氣。也可趁此滅了幾分幾厘。二則也遂了你做老五的心願兒。這不是一舉兩得之計畫。天揚此言。雖說並沒好意。却也說得人情入理。聽那春帆時。聽了這番議論。早又手舞足蹈。樂不可支。好

像即刻已經和老五有了相好。同時寶實已經給他氣死的樣子。一下子又神色飛揚。眉張口闊。洋洋得意起來。我也就此收了談鋒。點頭一笑。道。與其不能覺悟。果然還是這樣子辦罷。但也不必忙在一時呢。春帆那肯容我主張。即刻拿了局票。隨地寫了一個百花底洪四寶的堂差。又是一行小字道。請老五姊跟局。我見了這六個字。不覺笑得彎了腰。伸不起來。春帆不禁把面孔一紅。越趨越的笑道。現在世上做人。總以客氣為主。能敬客氣。總是不吃虧的。我笑道。既如此。方才為什麼又和寶實為難呢。春帆無言可對。笑了一笑。洋洋的走了開去。假意去看他們打牌。那快嘴的仰遲。却又笑問。春帆兄什麼事兒。又講起客氣來了。春帆紅了臉。笑道。說玩話罷了。你瞧我這人可會講客氣的。我笑道。但是這請五阿姊跟局六個字兒。究竟是前無此例。要算得謹不中禮呢。一句話說得眾人又哄堂。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六十八 東越許塵父著

起來。春帆益發惶愧難當。伴伴的走了開去。却悄悄的叫一個娘姨。把局票發去。偏又給素秋叶芬等聽見了。都笑道。陸大少。你怎麼弄出點姑娘腔來了。吃了一輩子花酒。連個把堂差。還要惡惡縮縮價。就這般不大方。我聽了。笑道。這倒是我的不好。怎麼說得越起勁。連主人家應辦的公事都忘記了。眾人都笑說。這也不是規定。誰家堂子條例上。有局票歸主人代發的規定麼。這總是我们方才把春帆取笑了幾句。他怕羞。就不好意思冠冕堂皇的去叫了。春帆句句聽在耳中。料道說他們不過。只要一溜煙向後房躲了進去。我忙叫叶芬彩雲進去招呼。二人都撇起了嘴。不願意當這差使。我不覺嘆了一聲道。一個人生在世上。看來這世故人情四字。是不可不研究的。春帆相兒也還齊整。從前也會比我們闊綽過來。只因自己不識趣。就惹得人人厭惡。個個搖頭。這正是那裏說起啊。叶芬笑

孫緯才 花柳病醫一元針
新法●老濁●梅毒●下
疳橫痃●均用德國
特效新藥無痛注射 每
針一元 可斷根○診
保險立止淋濁
專治淋濁初起紅腫
癢痛及多年老白濁
注射三天 立見奇功
斷根每瓶洋兩元 立愈
注射器六角並有
老濁保元丸 多年
元氣必虛此丸補腎消毒
並用所以照後立可全愈
每瓶一元
各埠函購郵費加一
察所法大馬路八仙橋中
法學堂隔壁德行里一號

玉梨魂 作傑初最亞枕
書經十餘版數達
五六萬以上近年
來新小說流行之
廣無有過此書者
口碑載道奚待贅
言
▲洋裝一册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雙鬢記 說小情懷著新亞枕
是書原名打鴿子
為枕亞長篇說部中第
三傑作經先生契友俞
天德君逐章加評尤助
閱者興趣著者苦心孤
詣曲情欲託紅樓評者
揆曲扶微文章絕類聖
欺嗜痛諸君盡興乎來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雪鴻淚史 本畫之魂梨玉
此書筆墨高意旨純正
有自來言情小說中
心者亦為枕亞所稱
不喜作凡間過生小
用五號字全書二十
止二百餘回厚冊一
是書價值極昂仍於
▲定價八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胡樹大律師
執行職務區域上海地方廳會審
公廨吳縣地方廳蘇州高等廳高
等分廳北京大理院平政院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行政訴
訟非訟事件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弄一號一百號

十六名家譜
此書選輯古今名人
其言多奇世所罕見
之文辭各體而無不
無不備載之近而諸
洋文之文名目大觀
發行所清華書局

中國偵探談
偵探之七君生不中先達坊
偵探者前萬一乞面人國中
探之尤所首篇將現手偵以
軌者之玄世書其案案探西
範奇之案近局款發實集之
亦可篇慶所又為行說未
小名愈觀者一小以情類
說中出者名再說來情有
價觀國愈全商界社情自
作探較其偵開莫情案

到南京路精
益眼鏡公司

常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宅宅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宅宅

蘇州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宅宅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宅宅

上海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宅宅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宅宅

堂幅
屏條 名刺 橫幅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宅宅
收件處 司周線巷五十七號宅宅

趣談彙錄
吾鄰邑。有李某者。世家子。少負才名。而
性善揮霍。千金到手可立罄。後式微。岳家
亦望族。恒憑藉焉。一日。至岳家乞食。適
郵差送一函至。蓋岳自外寄來以報平安者也。
家。中婦孺。多不識字。某因拆而閱之。家
人間以面中所述事。某閱竟。故作驚異之狀。
。容嘆歎息而言曰。老人之暮運誠不佳哉。
老人之目盲矣。家人聞言。皆大駭。有哭泣
者。有憂戚者。而某亦相與作感歎語。後老
人自外歸。固無恙也。舉家欣幸。而莫解某
之言。蓋老人有恨惜之符。而自恨之語。
。始悟某之給人有因也。

旅粵瑣談
粵女之無行者。曰自由女。又曰車貨。以貌
為餌。青年子弟。往往為其所惑。游戲場。
暨先施公司。百貨商場等處。時有若輩香
展。
粵人無字書作有字。不知何本。
粵俗好械鬥。喜拳術。與人不能相能。輒用武
。名曰打冤家。時有巨案。蓋大姓合族而居
。與他姓不合。輒約期械鬥。人數可以資號
。門死給以卹金。門時鳴角。用槍械。如
臨大敵。余親見粵法麻時。嘗有一閩姓案。歷
五年未決。
粵人善居積。出洋獲富者曰金山丁。蓋言由
美之舊金山而得也。
粵人入西粵土州。名其婦曰鬼妻。蓋既贅
。不得歸。必欲歸。則與之要約。三年返。
則下三年。五年。則下五年。謂之定年
。約定期。則盡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其婦
以藥解之。輒得無恙。土州之婦。蓋以得粵
東夫婿為榮云。諺曰。廣西有一留人洞。廣
東有一望夫山。以盡留人。人亦以盡而留。
故名。余好采里巷風俗。粵友麥君為余言。
廣州潮。以朔日長。至四日而消。以望日長
。至十八日而消。日水頭。以四日消至十四
日。以十八日消至二十九。三十日。日水尾

沁紅庵漫筆
▲挽李兆受聯
兆受伏誅。有挽之者曰。君恩未報。臣罪當
誅。腹熱血一腔。來世作聖朝犬馬。昨日笙
歌。今宵風雪。歎聖風五夜。前因誤大澤龍
蛇。可謂嘲談笑矣。幾有之矣。
▲王鐵珊
英山王肅。字鐵珊。光緒間。官兵部主事。
困守郎潛。不妄干謁。嘗於冬日。自製尺許
大布高冠。用以取暖。人或笑之。未嘗置意
。又嘗春日著紗袍見客。客見之大笑。鐵珊
亦自笑。歲度出入。時召某伶為之會計。己
不屑以措意。玩世佯狂。儼有陸沈金馬之意
。及庚子聯軍入京。竟以身殉。其臨難不苟
。又有如此。亦晚近之畸人已。
▲訟筆
來安武明安孝廉。字孝欽。年十三。應童子
試。題為李相子受之。明安破句云。不罪君
而罪臣。坐罪也。全篇宗此義而下。學使得
之。為驚異逾恒。立擢第一。及發落時。招
之前而誡之曰。子文獨出隻眼。不墮恆蹊。
非探討公教有素者。未易言此。以子之年。
猶是鍊而不舍。前程殆未可限量。然以思議習
於深刺。稍或不謹。易致流為訟筆。應加意
自愛。無或下流是趨。可也。未幾。明安果
以刀筆鳴。此學使者。殆有先見矣。

藝林

綺芬浪墨序

吳東園

瓊樓玉宇。遠看秋色西來。鐵板銅琶。高唱大江東去。新聲訂就。拈紅豆于簾陰。舊稿校成。照青藜于閣裏。信是潘江陸海。瀾異波同。見茲越水吳山。支分派別。則有江東長友。孫君綺芬者。少年文學士也。虛心若竹。衛足如葵。倒三峽之詞源。攬十洲之勝概。豈特逕滙合味。江漢炳靈哉。其以浪墨命篇。得無取水到渠成之義。天空海闊之形乎。溯夫襟裾之時。文諳日中。豆蓬之戲。字識風丁。泊乎弱歲讓梨。孔融復出。髫齡懷橘。陸續重生。慨語有朋。正劉晏之字。呼爲小友。工李泌之吟。論史龍門。講經虎觀。了無一短。具有三長。文章則李杜齊驅。酬唱則蘇梅並駕。魯多君子。采采芹芹。衛有賢人。猗猗淇竹。白傅搜少時之作。黃門工急就之章。湯盤銘以日新。戴席奪而月異。零執碎錦。繡聚五紋。密縷細針。穿成一串。離黃實白。乾赤坤玄。縱橫八陣之圖。闢闔九宮之譜。蕭樓文選。三十八體分明。鄴架籤題。百千萬卷羅列。望氣浩如淵海。傳神沛若江河。氣勢縱橫。百川奔放。文情活潑。四瀆匯歸。激濁揚清。浪淘沙而滌垢。量深測淺。浪翻壑而洗塵。江管生花。

野乘

●傳善祥別傳 (十九)

丁嘯雲

將近宮門。忽見桂花樹下。有黑影一閃。秀清喝問爲誰。其人知不能隱。上前垂手請安。秀清曰。汝非新進來之禁衛王三兒乎。三兒曰。是也。秀清曰。汝雖係娘娘聽差之人。然我有令在。中門以內。五尺之童。亦不得擅入。汝焉敢違我令。

三兒曰。奴才何敢違令。適天王有旨來。交奴才送進也。秀清機警。聞言已猜度六七也。

筆
削

恨軒瑣聞

劍舒

粵盜據曰標參。勒索曰打單。此人所共知者矣。標參打單。近時無日無之。試觀廣東報紙。此項新聞。每天必有三四段以上。盜風之熾。可想而知。故邇來稍有家資者。多不敢鄉居。其敢居之者。或特附近軍隊。或其鄉鄉團。有拒盜能力耳。標參之法。層出不窮。劫擄者有之。勢誘者有之。要截者有之。

遊記

魯遊小記 (十七)

宜興徐瀛

曲阜爲孔子故里。古代文化之所由出也。余到濟南之翌日。曾接庭訓。命余訪魯壁之所在。故余之曲阜遊。又銜有一種家庭命令也。余等於夜十時到曲阜車站。歡迎與泰安寺。此間距城約十八里。招待員見告。車輛全

諧海

滑稽遊記

沈劍濡

士癸年十二月三十二日禮拜七夜。余遊黑甜鄉歸。餘興未闌。盤旋腦海。忽聞吟咏（僧敲月下門）之句。而扉聲嚮矣。適知哈哈和尚枉顧茅舍。卽倒屣而迎。僧曰。如此良宵。豈可事負。盍出遊乎。余唯唯。遂經小說界大叢林。而至青筠左岸。駕逍遙舟。遨遊諧海。放乎中流。任其所之。波光浩蕩。更添逸致。煙火蒼茫。一洗繁華。對此勝景。樂不思蜀。大有老髯夜遊赤壁之慨。嗣抵山麓。舍舟登陸。僧曰。聞土老兒言。此山

茲記趣事二則。頗資談柄。南海某鄉林氏。富室也。有六子。自長子至四子。或營商。或從學。惟五六兩兒居家。僅兩三歲。皆少妾所出者也。林翁終年不出鄉。日玩二雛。頗足娛老。忽有賊百餘人。夜入其村。盡劫各戶。次及林氏。搜括既飽。復捉其兩幼子去。該鄉團抵禦不足。任衆賊呼嘯而逸。越三日。賊有信至林家。索款六萬。林翁以其奢。未之應。積月餘。賊以其絕音問。怒甚。烹其一兒以盒盛之。夜間潛放於林氏門口。翌早。聞人出。見盒大詫。啓視之。不禁失色。急報翁。翁大憤恨。使人厚葬愛子。當取尸時。乍見盒底有一行曰。如不照數交來。此生兒亦若此死法。勿怪無情云。家人均勸翁與之。免再殘一命。翁亦因悼子情深。不忍復見棘手。乃飭人往說。賊肯減值。卒以八千元贖之歸。其交換銀兒時。賊將兒傅粉塗脂。梳兩角髻。粧飾極華麗。翁觀之不覺笑怒交并。云。此一事也。又有一事。更較爲奇趣。有新會人劉某。商於南洋。擁資達十萬。昨歲新自海外歸。與鄉人同謀一大實業。因共往鄰鄉訪某紳。同行者凡四人。皆徒步。蓋以其非甚遠也。詎甫出村。至野路。突有賊匪三四十人。上前舉鎗示威。止諸人行。即強縛劉某入竹輿。飛走而去。餘三人則縱之逸。轉瞬間。而諸賊即遠逝。三人急往劉家報知。舉家哭泣。初尙疑同行者與謀。擬並稟之官。後因諸人固股戶。當非同意。一面向人代防踪跡。一面以其事報官不及餘人。越數天。而匪固便至。係郵局派來者。其函略云。此參價值四萬元。限五天內送銀來贖。苟遲而不交。則必立斃。押下云。劉家無多人。一母一妻一子而已。